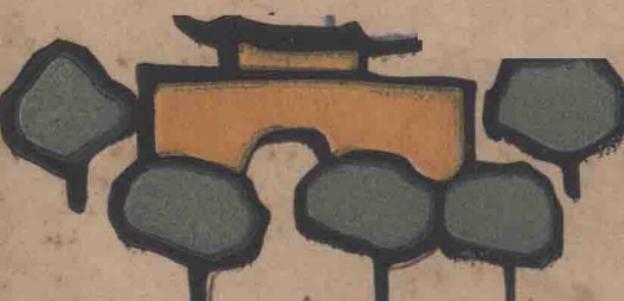


新都巡禮

張若  
金屋出版



Mo Chai Kian

新都巡禮

張若谷著

十八年六月  
一四六四

金屋書店

深 潛 遊 記

通 藝 異 著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十 八 年 六 月 初 版

所 有 版 權

公 司 著

# 目 次

- 上海出發
- 滬甯道上
- 初次入都
- 圖畫標語
- 沿途所見
- 國民旅館
- 總司令部
- 秀山公園
- 怪信二封
- 巡禮歸來

## 前奏曲

從小生長在上海的我，素來沒有作過一回異鄉客，即使連與上海最毗鄰的西子湖邊，都沒有留過我的蹤跡。對於一般浪人遊客所謂顛沛流離的生活，也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現在總算破題兒第一遭暫別了那座生動活躍大都會的上海，巡禮到這座破舊的新都來了。

在這裏，雖則還沒有住到兩個月，但是這素有「帝王之都」「天府之雄」之稱的金陵，已給我了許多奇特的印象。在這裏，當然沒有如大都會裏一般的繁華景象，更沒有一切可以眩人眼睛，蠱惑人心的人物，妝飾，建築，物具；同時社會間的鬼域技倆與刑事犯案，也遠不如在大都會間一般地層出不窮，光怪陸離；那麼所謂刺戟人間生活的都會空氣，在這座石頭城裏，自然是黯淡

輕薄的了。像一般久享受慣都會生活的人們，一朝蟄居在這種毫沒有什麼刺戟性的空氣與環境中，在他們的趣味感興與抒情上，那裏會引起起什麼意味來呢？換一句說：像這樣一座淒涼灰濶的首都，似乎決不會使他們能感受到多大的印象了。

但是在實際上却有一個特殊的例外，因為這座破舊的新都，無論怎樣，它在地理與歷史上，都佔着優勝卓越的地位；所謂「龍蟠虎踞」「雉堞連雲」已不知經過多少騷人墨客，用來讚美過它的天然形勢與人造建築了。還有那「王氣金陵」「脂粉南都」：一類的陳句套語都不是替他張揚在歷代帝朝史上的榮殊故蹟麼？這座獅岡嘯月的石頭城，蒼海桑田，中間雖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兵燹洗劫，可是六朝，南唐，南宋及明初歷代帝邦的史蹟遺痕，殘留於人間方面者，還殊屬不尠。四方浪遊者巡禮到這座首都，無論你是愛好都會人間的生活

者，或是愛好山林田野的生活者，這裏的名勝古蹟與簡陋雛形的都市景象，也多少總也會給你們一些特殊異樣的印象的吧？

況且，最近自從國民政府奠定南京為首都以後，這座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石頭城，大有由「天府之雄」「帝王之都」突進躍而為「文化搖籃地」的傾勢。現在革命尚未成功，正當戎馬倥偬的時期，對於一切文化的建設，當然還未暇及此，據一般人的猜測，大約要以為對於革命後新文化上的造就，在時期上距離很遙遙哩。但是於近日滬甯道上熙攘擁擠的入都男女，與國民軍各政治部及各行政機關的服務人員，濟濟人材，都集中在石頭城裏，在這樣情狀之下，可以說新都是人才淵藪之地。對於建設中國新文化前途，或許也會放出一條曙光來吧？

因為無論在什麼所在，如果能把全國各大都會的一切重要人才與菁華都薈粹在一起，那麼在這個所在地，一定會產生出某種特殊的顯明的變革的新氣象。

；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到人間的日常生活上去，於是就會無形中造就出一種醇素來。這種醇素，猶如垃圾成堆後的臭味，即世俗所習慣沿用的「文化」這個名詞。

我們現在不必用政治或社會的眼光，單從時局方面去考察中國的現狀，三民主義經過了千辛萬苦，現在總算將達到「完成之域」，新文化的建設也很有希望了，等到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凡百建設開始設施的時候，那就要發生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未來新文化的發祥地究在何處？上海麼？北京麼？南京麼？這個問題，雖一時不易於確實解答。而且據有些人的意見，以為凡是要在一個地方上有所大建設，這個地方必須經過了大破壞以後纔可能，所以有人猜測中國未來「文化的中心」大約不出乎這幾處地方：

河南的洛陽，鄭州，開封；

湖北的武昌；

湖南的長沙；

江西的九江；等等。

可是據我私人的觀察，却承認一國文化的中心，是集中於一個熱鬧的大都會裏。在那淒涼的，幽靜的，死灰的鄉鎮城市裏決不會產生的，而且這個大都會的自身至少應該要有這幾種要素：（一）天然形勢險要，控全國的要塞重鎮。（二）交通便利，握舟車的咽喉。（三）商業繁盛，集中外商務的機樞。（四）學殖與藝術的首府。（五）輿論的中心等等。總之一句，這個都會，應該有同文慈復興時代意大利的佛羅稜薩一般的景象，在中國這將來的佛羅稜薩，當然以上海為最適合。但是在某種情形之下；南京却最有希望為未來新文化的發祥地。——關於此層，當另為文論之。——那麼，在這座未來新文化搖籃地的新都裏，

當然有許多本地風光，使我們留戀鑑賞，一時不忍捨離的地方。加之像我這樣一個初次外出作客的人到這裏，那雖沒有劉姥姥遊大觀園一般的詫駭驚異，但是異鄉第一次的印象，總比一般久慣浪跡江湖的人們，感覺得更刺戟更有意味得多哩。

這次巡禮來到新都，得到了許多的印象，他們彷彿蜃樓影劇一般地映射在我的腦子裏。但我生怕這些美妙的與醜惡的印象，日子多了，要漸漸地模糊起來，終久要埋沒在我的腦海淵底。於是把他們追錄下來。把我旅寓在新都時，目有所見，耳有所聞者，不論是國家鉅政，或里巷瑣事，或我個人的日常生活，或與朋友們的酬酢談話，或讀書雜感，或遊覽所見；一古腦兒都隨着筆尖兒寫下去，預備他日把這些美妙的與醜惡的印象回憶，重復回味咀嚼一遍，同時也可以為我初次巡禮新都的一個紀念品。

十六年夏於南京

## 上海出發

這是六月十五的晚上，南國同人與新華藝術學院四教授，大隊人馬聲勢浩蕩地從法租界金神父路出發；在綿濛纖雨朦朧夜色裏，平滑漾光的馬路上，四輛摩託卡，載了我們的一羣，風馳電掣地響着那征夫怨婦傷心離魄之地的北火車站趕去。

我門的一羣共二十人；團體方面有南國劇社的女王吳嘉瑾，田漢，唐琳，易素，顧夢鶴五同志；新華藝術學院倪，譚，沈，吳四教授；個人方面有黎清照娘，「蔓蘿姑娘」與「狗史」的作者王新命；嚴氏昆仲，林克熙及其他聯同志。在我們這一羣裏，除了王，倪，林三同志及我個人是到國民革命軍日報社擔任編輯職務以外，其餘的十數位，都是榮膺殊銜，「奉旨晉京，」到南京總

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履新的。至於我個人呢，是臨時加入的最後一人。我這次加入，這一羣巡禮團的發動機，是突如其來的，事前並沒有做什麼準備。一聽了開發令，即忽遽地跟了他們一起跑了。

現在把我在出發前一天的情景追述一下。十四日的下午。我狠無聊地從良友圖書公司編完了第十九期藝術界週刊出來，心頭忽又覺得無限的鬱悶，想到熱鬧的馬路上去呼吸那濃郁的人間霧氣：輝煌的窗飾，新奇的廣告，濃施脂粉的少女，瀟灑漂亮的公子，這些在平日，正好像麻醉劑一般地當能消解我靈魂深處的苦悶，可是這回不行了。從北四川路蓬路口踱到南京路，右轉向着跑馬廳走去，沿途眺望人物，心裏終還覺得異常的不抒快，忽然有一層淡薄如雲霧的思念，浮起在我的心頭，大約就是世俗所為「心血來潮」的現象吧？這個好似有意又好無意識的思念隱約地暗示我到南國劇社去。

啊！南國，南國；這是多麼有誘惑性的一塊人間樂土！在那裏，有美麗端方的女王，有天真摯誠的鄉野郎，有俠士風姿的好男兒，有烏黑眼珠的東方莎樂美，有酒仙，有睡神，有騷人，有音樂家，有舞孃，有豪士，有……；這是文藝之神的人間宮殿，這是無家可歸者的歸宿所，這是快樂之宮，這是幸福之國。你如果在得意逞志的時候，或許會忘却這個國土，但當你失意無聊的時候，總要憶想着他，戀念着他，等到到了那裏，保管你流連不忍捨離，沈醉在一股溫熱暖的泉流裏。雖沒頂窒息也所甘願。那一天我就抱着這樣的幻想，蘊蓄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期望，乘興趕到南國。

踱進門口，瞥見大家正在豪興勃發地整理行裝；見我進去，他們很熱情的招呼着我，雖沒有一一過來同我緊緊地握手，也沒有裝出常人寒暄矯作的親熱樣子，但是各人臉容上的笑痕與眼角裏流露的真情，頓時給我以一種不可思議

的感動。他們一面指揮僕役，一面同我談笑；不待我開口詢問他們的行蹤，女王已很高興地告訴我道：

「明天我們要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我真出乎意外不知不覺地把伊告訴我的末一句話的四個字重念了一遍，末一字還帶着驚問的口氣，同時我自己默思，會什麼你們不「到民間去」，而要到首都之地的南京去呢？

是，我們……

後面的話，是伊突然轉問僕役吩咐的話，滿口湖南湘鄉話，我可一些聽不懂，我看見大家都亂忙得很，也不好意思故意去攬擾他們，就默默地在旁邊靜看着。

十五分鐘後，女王忽然又開口道：

張先生，我們明夜到南京去。

去幹什麼？

到總政治部藝術科服務

啊！你們興致真好。

這是田先生叫我們去的。

田先生呢？

他早已在南京了。

誰伴你們去？

田先生明天早上來領我們。

你們一共幾位去？

全體社員。

都預備在一起工作麼？

是，大家都想在藝術科工作，我同田先生等在電影股，唐先生等則在戲劇股。

啊！你們真高興，

我們想去用藝術宣傳革命，盡一點國民革命的責任，而且我們在一起工作的都是熟人，仍舊是我們的一羣。這樣可以說我們的生活簡直並不改變，不過南國搬了一個場，從上海喬遷到南京罷了。

那倒是的確如此。你們的本領真強，真叫人傾佩到萬分。南京有了你們一羣人才去，地方上的空氣一定會緊張起來，難說在那座首都裏，將來都要受你們的感化，為中國未來文化新獻上，另闢一道新途徑出來哩。請大家發展本領，努力着罷。

好說，好說。張先生，可惜你不肯同我們一塊兒去。

我何曾同你說過；我不肯去？

你不是常常說，你從來沒有出門作過異鄉客麼？

是的，這是我的家庭環境所致，當然上海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住在這裏的人，要是能夠平穩度過一生生活者，決不想離開他而去過着漂泊生活，除非是叫他們出國到外洋的大都會去，如巴黎，倫敦，紐約等處，那是為一般好動喜新的青年，一定是求之不得的一件大快事。我自己就是這種抱有野心青年之一；因為我是一個久享受慣都會藝術文化的人，對於那鄉野田村的自然界景物，素沒有多大的興味想去欣賞，所以像杭州西湖一類的地方，我是從來不想去的。

至於南京，北京，廣州，漢口，香港，幾處大都會，如果有了機會，那倒也很有興致去走一遭的啊。

那麼，你明天同我們一起去吧。